

只是 替身吗

FATAL LOVE

南绫
著

漫长岁月里，
这一场近乎疯狂的爱，她几欲逃离，又不自觉沦陷。
他究竟是替身，是纪念品，还是她的命中注定之人？

收录全新番外《时光》。

痴心妄

南绫

《替身》作者

《时光》作者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绫

著

FATAL LOVE

只是



替身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是替身吗 / 南绫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94-3390-9

I . ①只… II . ①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8644 号

只是替身吗

南绫 著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选题策划 | 北京记忆坊文化 |
| 特约策划 | 暖 暖 |
| 特约编辑 | 单诗杰 莫桃桃 |
| 营销编辑 | 杨 迎 |
| 责任编辑 | 白 涵 刘洲原 |
| 责任印制 | 刘 巍 |
| 封面绘图 | 恰克飞鸟 |
| 封面设计 | 80 零·小贾 |
| 版式设计 | 天 缈 |
| 出版发行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×1230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9.5 |
| 字 数 | 278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94-3390-9 |
| 定 价 | 38.00 元 |
-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
目录



001 / 楔子

007 / Chapter 1 思慕

029 / Chapter 2 尽欢

049 / Chapter 3 炽热

068 / Chapter 4 逃避

090 / Chapter 5 意外

114 / Chapter 6 沉溺

139 / Chapter 7 招摇

163 / Chapter 8 执念

183 / Chapter 9	分开
202 / Chapter 10	归来
224 / Chapter 11	难舍
245 / Chapter 12	呈心
271 /	尾声
276 / 番外一	爱我所爱
286 / 番外二	谁都不是她
292 / 番外三	时光



楔子

那天的场景，蓝又恩永远都忘不了。

S城，深秋。

又一个深秋，这几年，她已开始努力适应这个季节。

阴天的傍晚，微冷。

想起上午在B城总公司开会时那帮人的步步紧逼，她素来明朗的眉宇间不禁浮起暗色。接到他电话解围的那一刻，她才稍稍松了口气。

她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少了他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停车上楼前，她本想打个电话，无奈手机没电。他家的钥匙她是有的，自一年前她淋了大雨感冒后，他便将钥匙给了她。

“以后若不想待在那里，可以来我这儿。”那时的话语和眼神，让她隐约明白了他的心意。

其实是意外的，虽然这几年他的确对她诸多照顾，可她素来以为

那是一种怜悯。毕竟，岑家上上下下，没有哪个看她顺眼过。无论在公司，还是回到家里——如果那栋豪宅可以被称为家的话。

在顺眼这个问题上，她对他颇为不解，以多年前初次见面的印象来说，他理应是其他人里的一员。

结果，他却不知何时站到了她的身旁。

他是个优雅的男子，五官线条清晰柔和，眉目如画，清俊贵气，眼底却总带着一丝不羁的傲气。这样的男人，往往相处容易深交难，而表面的微笑客套却能引来更多的目光。

S城公司里，明着暗着喜欢他的女人太多，多到当那一天，他温柔地帮她擦拭湿发时，她只觉得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是她？论关系而言，他最不该选的人就是她。

“这世界上有太多感情，是你无法理解的。”唇贴上来的那刻，她有些恍然，却没有拒绝。薄软带着弧度的唇一点点温柔地厮磨着她，张合的唇齿间，是他温热的气息。他吻得很细致，小心地呵护着。她微微睁眼，他也正看着她，淡淡的视线自长而密的睫毛下流转过来，在昏黄的吸顶灯下，仿若冬日午后温暖安逸的阳光。

那是久违的感觉，她闭上了眼。

转动钥匙的时候，她仍在思考今天之后该如何交代。

她知道，那些人不光想要她的位子。他们更想要的，是她彻底从这个战场上离开，甚至从他们的视线里离开！

太多次，她也开始腻了，也许该趁这次机会彻底解决——虽然如何解决她目前还不知道，不过她相信他会有办法的。这也是她匆忙自B城飞回来的原因。

进门后双脚凝固在原地，本该寂静的屋内，正充斥着暧昧的喘息。

借着落地窗外暗沉的微光，她看见了客厅沙发上衣衫不整的两人。

听见门口处的动静，缠吻的两人侧首，看清来者后那女人低低啊了一声，带着诧异和慌乱，急忙拢紧衬衣领口，继续在男子身下维持着尴尬的姿势。

蓝又恩也在瞬间看清了沙发上女人的脸孔。

她的脸色迅速白下去，然而对上男子冷静淡然的目光，却又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无力地勾起唇角。

高凡，与她相同年纪，能干的美女职员——她的助理。上午在B城被那些人咄咄追问的新项目被夺事件，负责文件的人里就有她。她跟了她四年，被众人质问时她都没怀疑过的人——现在却躺在她男友的身下，与他接吻。

那唇的味道她一直很喜欢，不仅因为温暖，还因为他总是能在她困难的时候开口说一些让其他人收敛的话语，就如同上午在会议里以拖延为策略的电话。

可现在，这个男人却搂着她的助理倒在沙发上。

“是你让高凡外泄新项目计划的？”这情景有些奇怪，男友当面出轨，她却只追问公事。可刹那间，很多东西在她脑中清晰地串联起来。

他半撑起身子，手指仍在高凡艳丽的脸蛋上游移：“严格来说，是我直接从她手上收了这个项目。”

“抢这个项目的PL时尚集团，是你的？！”真相比她想象的更加令她寒心。

PL集团早在五年前就成立了，一直是岑氏家族企业——罗丽达服饰公司的死对头！这次欧洲国际品牌COOLE在国内寻找合作方，罗丽达与PL明争暗斗一直不断，她为了这项目已经忙了几个月，他也曾经在旁帮助指导，却没料到最后毁掉这一切的人居然是他自己！

薄软的唇轻轻吻在身下女人的耳垂上，引起对方一阵压抑的低喘，蓝又恩收紧了手指，却没有离开。事情来得太快太突然，总有什么地方让她觉得不对劲。

这几年，他虽然在罗丽达公司只顶着一个若有似无的总监闲职，但她手上那些工作，大部分都受过他的帮助，若说他真要抢项目，也不用等到今天！更别说让她撞见今天这一幕！他明知道她有他家的钥匙，随时会来，又何必挑这种时候幽会？

她敛了神情，漆黑的瞳飞快掠过些什么：“你的目标，应该不只是这个项目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伏在高凡脖颈间的男人低低笑起来，他抬起头，优雅的清俊脸孔带着从未有过的莫测笑意：“不愧为罗丽达的现任总裁！蓝又恩，这种情况下，也只有你还能继续问公事！”他继续神态自若地逗弄着高凡，倒把身下的人弄得不自在起来，几次想开口可又不敢。

“岑寂！”蓝又恩揉了揉太阳穴，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！”

他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，像是回答，又像是自语：“我想要什么？事到如今还问这种问题！你不会天真地以为，我是心甘情愿做你身边的男人吧，你真以为我有这么低贱？”

“我从没说过要你做我身边的男人！”她不自觉地冷笑，“主动的人是你，若说到低贱，也是你自找的！”

这一刻，面前的女人依然镇定。她的肌肤很白很细，双颊透着淡淡的粉，瞳仁漆黑而有神，看起来明眸雪肌，算不得特别漂亮，却充满了时尚知性的婉约气质。尤其是她的双唇，是润泽的粉红色，不说话的时候总保持着诱人的丰满弧度，异常性感。

岑寂松开身下的人，冷着脸一步步走到她面前：“这种时候，你不该继续维持你的骄傲。今天的事，加上之前这一年从你手里流出去的股份，明天董事会就会对你提出罢免。蓝又恩，你即将一无所有。”

“原来你要的是罗丽达！”

“不然呢，你以为，我要的是你？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？”他嘲讽道，眼底充满了胜利者的愉悦。

“所以，这一年你都在对我演戏？”她抬头看他，指甲已掐入肉里。

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朝她颌首，她提唇微笑，却冷不防甩了他一耳光。

“啊，岑寂！”高凡飞快来到他身旁，一脸心痛地查看他的脸颊，蓝又恩下手很重，片刻间他清俊的脸上已浮起红印。

“蓝又恩！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！”不知是否是听说了她即将一无所有的事实，之前还对她颇为忌惮的小助理突然凛然起来，“是，在公事上我们的确对你有所隐瞒，可你也知道商场如战场，根本没有谁对谁

错的道理！至于我和岑寂之间……感情的事本来就没法控制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曾经的男朋友，你……”

啪的清脆声响起，蓝又恩收回手，瞳底已完全染上暗色。

高凡不可置信地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她不相信蓝又恩居然连她一起打！面前这个女人，真是她熟悉的那个往日里静淡婉约的蓝又恩吗！跟了她四年，别说打人，就算手下的人做了再大的错事，她也不过风轻云淡地纠正几句，连骂人都不曾有过。

“怎么，一挨打就变哑巴了？”蓝又恩挑挑眉，盯着高凡笑，“你还真以为这年头狐狸精有什么好下场？告诉你，你刚才躺的那张沙发是我买的，茶几上那瓶开了的红酒也是我挑的，就连压着你的男人也是我用剩的！听清楚了，不是男朋友，是男人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关系，你要和他怎样是你自己的事，不过别来惹我！”

听完这番话，高凡已经目瞪口呆。

解决完一个，她又将视线转向一旁的男人，自始至终他一直冷眼旁观，对于高凡惊吓过度的娇弱模样视若无睹，就只是盯着蓝又恩看。

她松开手指，将手中的钥匙丢在他脚下，沉声道：“岑寂，我想，我应该没有和你说分手的必要！”她转身，像是记起什么又侧过脸来，“至于罗丽达，我一定会争取到底！你放心，即便我被踢出董事会，也不会让那个位子落入你手里！”

语毕，她再无留恋，大步离开。

两日后，领导国内时尚潮流的服饰品牌罗丽达发生大变动，最年轻的女股东兼总裁蓝又恩被罢免下台，而她原本持有的股份也因之前几次分放被有心人士收购。据闻，这位有心人士除此之外还拥有额外的股份，累计叠加后在占有率上已超过了蓝又恩的持股率，成为罗丽达新的大股东。而此刻，岑家原本并不和谐的几位，也因此事团结起来，总算没让这位有心人士夺取裁决权。

四日后，蓝又恩搬离了岑家豪宅。

走的那日，和她当年搬进来那天一样，是个阳光明媚灿烂的好天气。天空晴朗得一丝云彩也没有，那么纯粹的蓝，仿佛这个秋天最后的

阳光，都将在这一日绽放殆尽。

两位皆年过五十的岑家二代，岑庆国和岑定国，这几日为了突发危机，一改往日的散漫与不合，双双飞赴B城，在总公司连番召开会议。

岑家三代，除了岑定国依旧在国外念书的小女儿岑枫然，剩下的几个都是天塌下来也不会理事的主。或者说，他们没有乱上添乱，已是很给面子了。

这几年，罗丽达都是靠蓝又恩和公司一众人撑着。

总裁这个名头，说起来好听，其实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身处这个位置有多累。如果不是为了他，她根本不可能在这个位置撑这么久。

而今，她终于可以离开了。

五个月后，罗丽达因几位经营者管理不善，公司出现财政危机，全国五家公司三十六家店面最终被竞争许久的PL集团全面收购。



Chapter 1 思慕

蓝又恩放下报纸，走到画廊门前。

此刻的S城，隆冬已过，正迎来春暖花开的美丽四月。空气里透着淡淡的草木馨香。

春天，她所爱的季节。

这几个月，罗丽达内部混乱不堪，她却远离那些，日日清闲。

虽然偶尔也会愧疚，但她相信，那个人如果了解，一定不会责怪她。毕竟岑家内部的恩怨，是她如何努力都调解不了的。

她靠着玻璃门半仰着头静静呼吸着步行街上清甜的空气，舒服地闭上了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双带着木樨花淡香的有力臂膀，将她整个人紧紧抱在怀里。

她挣了挣，那个怀抱却将她裹得更紧，一种熟悉的感觉漫上心头。

“我回来了！”清朗干净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，她一惊，用力抬起了头。四月天里，眉宇飞扬的英俊少年正朝她欢快地笑着。

她怔了怔，许久才找回声音：“纪亚？”

“嗯！我回来了！”他捧住她的脸颊，用力压了压，随后再一次开心地抱紧她，“我回来了！又恩姐！”

上下分别为五十平方米的双层公寓，楼下一厅一厨一卫，楼上则是敞开式的卧室及一间浴室，除此之外，再无睡房。

丢下大背包，少年扑倒在客厅柔软的大沙发上，哀叹自己即将以此代床的命运。

“我也不知道你会突然回来啊！”蓝又恩捧了一堆零食放在茶几上，又取了两罐咖啡。偌大的沙发一被他占据，她竟然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，一年多未见，他果真长高不少。刚才被他抱着，她居然只及他下巴，“你今年是十九岁还是二十岁？”

“十八岁啊！冬天刚过的生日！又恩姐，你太不靠谱了！”少年抱着大软垫盘腿坐起，刘海下淡棕色的眸子不满地瞅了她一眼。

她低头，避开那视线，笑了笑：“是我不好，记错了！”

“算了！”他了然地挥挥手，“你也不是今天才这样，记得刚到伦敦那时，还差点把我搞丢！那年的伦敦多冷啊……”

“再抱怨今晚就自己做饭！”

“与其吃你的糊饭焦菜，我不如自己做！”

“你会做饭？”

“别小看我！好歹在伦敦待了这么多年，不会弄吃的怎么活啊？”他自背包里取出几包材料，朝她眨眨眼，“今晚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！”

蓝又恩的这套单身公寓，是搬离岑家后匆忙买的，因为是精装修，她只简单添购了几样家具就住了进来。房子不大，但格局和布置很好，色调也是她喜欢的米白搭配鲜亮的绿，以抛光漆面和玻璃为主，屋子很透亮，铺着舒适的原木色地板，非常时尚优雅。

朝北的厨房是连着小餐厅的敞开式结构，以L型的吧台式餐桌隔开，因为厨艺不佳，以往她都在外面吃，或者买些半成品炒些简单菜式。过

去，那个人曾很多次为这事笑她，说以她孤儿的身世配上糟糕的厨艺，为何总不见她饿死？

其实她是幸运的，在美好的年岁遇到了他，青春的记忆都是两情相悦。虽然短暂如烟火，却灿烂如星辰。

温纪亚喊了好几声，才让蜷缩在沙发里的人抬头看他：“又恩姐你怎么了？”他捧着个盘子，叉起一块鸡丁送到她嘴边，“尝尝看味道怎样，要不要再咸一点，这几年我在伦敦口味都淡了，你可能不喜欢。”

鸡丁可口软糯，芝香十足，她笑弯了眉：“很好吃，不用加了。可以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有个意面，马上就好！”得到称赞，少年的眉眼越发飞扬，晒成古铜色的健康肌肤透出诱人的光泽。她的目光在接触到那飞扬眉眼的一刻黯淡下去，不着痕迹地瞥开视线，催促他快回厨房。

片刻后，她流转的目光再度落在厨房里矫健的背影上。他身上是破洞的牛仔裤配休闲毛衣，头发染成栗色，脖间腕间戴着各式夸张的饰物，果然是不同了。

他长大了，如此看去已完全不是当初那个苍白瘦小的男孩，那些胆怯和小心翼翼都已化作明朗与自信。

那年，第一次见他的情景犹在眼前。

孤儿院里的瘦弱男孩，因陌生人来访而缩在角落，其他孩子都围着她讨要礼物，只有他初来乍到并不认得她。

院长的话语透着怜悯，说他是几个月前才入院的，只是到了这年龄，恐怕谁家都不会收养。如今院里的情况虽比从前好，但要供他读书仍很困难。

那时的她，身心俱伤思绪飘忽，没怎么留心听院长的话。若不是走的那一刻，风拂过门边的男孩，使他露出刘海下的眉眼，或许她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。

男孩很瘦，连带下巴也尖瘦单薄，见她望着自己，他不安起来。蓝又恩招手叫他过去，当时的他只及她肩膀。她问他名字和年龄，他慌忙

地回答。

十四岁，姓温，因为一直流浪街头，别人都叫他小泥，原本的名字早就忘记了。

她轻轻拂开他额前的发，再一次看他的眉眼，沉声道：“你长得很好看，小泥这个名字不要再用了，以后就叫纪亚吧，温纪亚，好不好？”

一旁的院长反应过来，立刻揽着他直掉眼泪，说他有福了。男孩这才明白过来，张着嘴结结巴巴，喊出了一个“妈”。

蓝又恩被这声妈逗笑了：“你已经十四岁了，我才二十岁出头，怎么做你妈？叫我又恩姐吧！”

“又、恩？”

“对，蓝又恩，我的名字。”

那个冬天，她将他带离孤儿院，并在半个月后，将他送去了伦敦。

由于国内的法律限制，她这个年龄的人不可以收养和她只相差六七岁的异性，于是她委托了一位身在伦敦任教的友人，以那人的名义收养了他。

他曾经也是不愿意离开的，只是长年的流离生活让他比同龄人更懂得感恩，即便不愿也不会说出拒绝。

于她来说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因为那时她不能将他带进岑家豪宅，在外为他安排住处又怕照顾不周，索性将他送去伦敦的寄宿制学院，让收养他的友人多加关照。

“又恩姐。”在厨房忙碌的少年突然出声，他依然背对着她，她看不见他的表情，“为什么这一年多，你都没有来伦敦看我，是不是讨厌我了？”

刚开始的几年，因怕他骤然改变环境不习惯，每隔一两个月，她都会飞一趟伦敦并住上十来天，一是叮嘱他学习，二也是为了陪他散心。可是后来……后来，当他慢慢成长，当那眉目日渐分明，她却越来越害怕这种见面和相处。

听着他叫她时快乐的声音，看他凝视她时依恋的眼神，蓝又恩再也没办法多看一眼。

加上后来，罗丽达内部开始出现问题，她逐渐忙碌，便忽略了他。而这一忽略，便是一年。

“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”她放柔了声音，走到厨房的餐桌旁，“纪亚可是我最重要的人啊！我只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，你生气了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他很诚实，回头见她正眯着眼笑，忍不住上前抱住她，“不过，回来看到你就不生气了！”

木樨的香气围绕在鼻端，记忆里瘦弱的男孩已完全消失了，如今搂着她的手臂结实而有力，就连挨着她的胸膛也坚实可靠，隔着毛衣也能感觉到下面矫健的肌肉。

她伸出指尖点点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到底什么时候能吃饭？”

晚饭之后，蓝又恩负责洗碗，纪亚就靠在一旁的冰箱上，也不说话。她不明就里地向他看去，却发现他正侧着头安静地注视着自己，视线对上，便冲她笑笑。

“怎么了？我脸上有泡沫？”

他冲她摇摇头，还是不说话。

他的样子逗笑了她：“傻瓜，不用在这里陪我，去看电视吧，音响旁边的架子上有很多电影，自己找着看！”

“不要，我就待在这里。”他的语气像是在撒娇。

“多大了你啊，还这样！”她取笑他，“该不会在伦敦也这样吧！”

“在伦敦才不这样！”他靠近她，将头低下搁在她肩膀上，“一年多不见，我好想你。”

“我也想人啊。”她边笑边冲着手里的盘子，没注意他凝视她雪白雪白下颌的专注眼神。

“真的？”他沉声问道，她嗯了一声。

他定定地看了她许久，仿佛在思考，直到她洗完了所有碗盆，才开口：“又恩姐，我不想回伦敦了。这次，就让我留下来吧！”

画廊，蓝又恩和雨晴在仓库点着货，想起昨晚纪亚的话，她不由得心不在焉。

“怎么了？”雨晴昨天不在店里，不知道纪亚回来的事，于是蓝又恩简单说了一下。

“他不肯继续留在伦敦？”雨晴抽走她手里的货单，了然地将好友拉到外间的咖啡桌前。

“说是等领到毕业证书就在这里读大学，还说连学费都可以自己准备，不用我担心。”

“看来他这次是有计划的。”雨晴和她同学兼死党多年，自然明白她在为什么叹气，“我看你就算了吧，他都这么大了，又在外边独立生活这么多年，个性什么的都和当初不同了，你以为还能管着他多久。而且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就算那方面再像，也是不同的两个人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事，让他一直待在国外吧。他都十八岁了，进大学谈女友，之后结婚生子，到时恐怕你想见他都见不着！”

“结婚生子？”蓝又恩失笑，“他才多大啊，你就想那么远了，这么说起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？”

“我才不要！”雨晴将俏丽的短发夹去耳后，洒脱地架起修长双腿，“我现在有钱有闲，要做游走于繁华都市生活的自由达人！只能我掌控别人，别人没法掌控我！”

“知道了，老板娘！”蓝又恩抽回她手里的货单，“刚才那些是要送到哪里的？”

“这些我来送！”雨晴按住她的手，见对方不解地看向自己，只能老实道，“是PL要去布置新办公楼的。”

蓝又恩点点头，松开了手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雨晴小心地问。

“我很好。”她依然淡淡地笑，“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，没必要记在心上。倒是要谢谢你提醒我，因为目前，我还不打算让那边的人找到我。”

得知蓝又恩不再反对他回S城读大学，纪亚很开心，连着几日想方设